

S I F E I E R S H I D E S H E N G H U O



GUANGCHANGWENKU

广场文库

主编 李敬泽

策划 潘 灵

似非而是 的生活

◎ 王 荒 =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S I F E I E R S H I D E S H E N G H U O



GUANGCHANGWENKU

广场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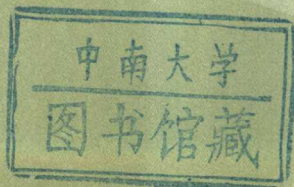
主编 李敬泽

策划 潘 灵

似非而是的生活

◎ 王 荒 = 著

是怎么回事了。孤独
是由两件事引起的。一
是以自我为中心。
要构成孤独。如果
她的自我足够坚强、
完整，她就能遗世而
独立，也就不会有孤
独的痛苦了。反过来
说，如果她能泯灭自
我，为别人的存在而
存在，她也还是不会
有孤独的烦恼。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似非而是的生活/王芄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1
ISBN 7-222-03955-4

I. 似...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3047 号

责任编辑: 潘 灵 杨海波

装帧设计: 夏季风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杨海波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似非而是的生活
作 者	王 芄 著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nm. peoplespace. net
E-mail	rmszbs@public. km. yn. cn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8000
排 版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朗明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7-222-03955-4
定 价	23.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
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天上掉下个卫大姐	1
第二章	给我个一夜情的理由先	12
第三章	我在这儿呢!	21
第四章	您没有开通长途服务	31
第五章	我要过有意义的生活	41
第六章	外面下雨了吗?	51

第二部

第一章	遇见的总是男人	57
第二章	你以为我是谁	70
第三章	你看阅兵式了吗?	82
第四章	重要的是不能说出来	89
第五章	信任你, 依靠你	103

第三部

第一章	“有钱的烦恼”	133
-----	---------------	-----

第二章	孤独是不治之症	141
第三章	这是 2000 年的第一个春节啊!	154
第四章	你好, 再见	168
第五章	你喜欢钱吗?	179
第六章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192

第四部

第一章	“焦虑”才是一个关键词	205
第二章	我想要离开, 我想要存在	217
第三章	“借我一双慧眼吧”	231
第四章	要是我能爱上谁就好了!	241
第五章	“来得及, 来得及”	258
第六章	我怎么会在这儿呢?	275

尾 声	287
-----------	-----

第一部

第一章 天上掉下个卫大姐

这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时代。这是一个感情泛滥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太多的人斤斤计较，这个时代也有不少的人多愁善感。这个时代到底是过于冷漠还是过于滥情？站在自己的角度，每个人都能做出肯定的回答。各人的回答凑在一起，却又免不了得出互相矛盾的结论。然而，无论我们如何迷茫和争执，一座座高楼大厦毕竟拔地而起。无论这个时代的人是好还是不好，他们终归是作了一些事情的。他们应该为此而自豪。

在世纪末的北京，挺立着鳞次栉比的写字楼。在其中一幢叫国贸大厦的楼里，驻扎着数以百计的大小公司。在这些公司之中，有一个制造、销售食用油的公司，名字叫“金葵花”。

“金葵花”在国贸大厦的四层，它租用的面积只有一百

五十平方米左右。这一丁点儿面积，说明它只是国贸里的一个小公司。在国贸里尚排不上名次，拿到全北京的范围内来比较，它就更微不足道了。然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金葵花”再小，也有它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金葵花”的所有者，是马来西亚一个陈姓的华人家族。陈氏家族在当地赫赫有名，算得上食品领域的龙头老大。“金葵花”成立于1997年。它只是陈氏家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投资，有着向中国大陆投石问路的意味。

陈氏家族有众多继承人。其中最不争气的一位，因为一直没能在家族企业里混上个一官半职，这时便抓住机会，主动要求到中国来。这位陈公子来到中国，可谓如鱼得水。长辈们鞭长莫及，他正可以天天泡在歌厅舞厅里。“金葵花”成立不到一年，就遇上了1998年的东南亚经济危机。危难当头，陈氏家族只能“抓大放小”，对北京的“金葵花”便无暇顾及。到了1999年，东南亚经济形势虽然稳定了不少，可也无法在短时间内突飞猛进。偏偏在这时，中国大陆的经济开始了快速持续增长。陈氏的家长们忽然意识到：该让“金葵花”赢利了。

一旦有了赢利的诉求，陈氏家族便痛下决心换掉陈公子，然后给“金葵花”聘一个职业经理人。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小小的“金葵花”刚刚经历了一次人事震荡。

新聘的执行总经理叫林知俊。他祖籍福建，在台湾长大，留学美国，娶了日本太太，到“金葵花”之前，曾长期为一家香港咨询公司工作。

这林知俊人如其名，是个能干的俊才。美国名校毕业的MBA，布置起工作来有条不紊，工作之余不苟言笑，提拔员工讲究任人唯贤。总而言之，一个职业经理人应该有的优点他都具备。反观陈公子，勉强毕业于马来西亚本土一所没什么名气的大学，布置起工作来前言不搭后语，一谈起吃喝嫖

赌便眉飞色舞，还时常有形迹可疑的女子找到公司里来。这样的两个人站在一起，谁是龙谁是虫，一目了然。可结果却怎么样呢？那“金葵花”的员工就是不买林知俊的账！于是，才有所谓“人事震荡”之说。若是那林知俊一来，员工们便拍手称快夹道欢迎，那就不存在什么“人事震荡”了，那就应该叫“新老班子顺利交接”。

人的感情真是最奇妙的东西。员工们为什么喜欢陈公子而不喜欢林知俊呢？原因有许多种，概括起来则不外两类。

首先，这陈公子花钱大手大脚，对待手下比较慷慨。比如说，谁出差住了超标准的饭店，只要超得不多，陈公子绝不会为难他，不给他报销。林知俊则与他相反，只知以规章制度为依据，不懂得体恤手下人出差在外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

这一点太容易理解了，人都是追逐利益的，谁不喜欢被上司厚待？

但是还有第二类原因，与利益无关。

这陈公子虽然不才，但也有他的性格魅力，天生具有一种招人喜欢的品质。比如有一次，公司接到投诉，说是用来炼油的葵花子发了霉，油里可能有致癌物。此事若是真的，后果非同小可。陈公子接到报社转来的投诉信，顿时吓得脸也白了，嘴唇也紫了。大家看到他肯喜怒形于颜色，便立刻起了恻隐之心。那段时间里，无论是管质检的还是管宣传的，都是加班加点地工作并且不计较报酬。公司上下齐心协力，来了个漂亮的危机公关。而林知俊呢，整日不苟言笑，间或从嘴里往外蹦英文单词，一派高等华人的神气，好像他自己有三头六臂似的。这种一点儿破绽都没有的人，谁会愿意帮他？

这第二类原因，很明显属于多愁善感的范围。这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确不全是些冷漠无情的势利之徒啊！

然而，不管主观还是客观原因，无论千难万难，人家陈氏家族却是只看结果的。林知俊在黑暗中摸索了将近一个月，才渐渐悟出点儿门道来。他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比如，他不让大家喊他“林总”，而是让大家叫他“JK”。“JK”是“知俊”的首字母缩写。起初，大家心里充满了不屑：“知俊”不是应该缩成“ZJ”吗？怎么成了“JK”了？大概“JK”是按照福建话的发音拼出来的吧？哼，还同文同种呢，分明是鸟人说鸟语。过了两天，大家喊“JK”就喊顺嘴了。又过了两天，再叫“JK”的时候，心里就有了一种满足感，觉得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母里，的确透露出了平等的意味。

人，可真是一种感情动物啊。

1999年8月的一个星期六，林知俊上任整整一个月了。

因为这个星期六要召开经销商会议，“金葵花”的大部分员工都被要求加班整理资料。员工们连午饭都没时间吃，一直干到下午两点。眼看着经销商们进了会议室，开会用的资料也被送进去了，大办公室里的员工们便松了一口气，各自收拾东西，准备回家。

正在这时，一个中年妇女突然出现在门口，气势汹汹地喊道：“刘丽莎，你给我出来。”刘丽莎是总经理秘书，她在“金葵花”的工作用名是莎瑞。

大办公室里的人本来已经饿得有气无力了，此时一听来者不善，又纷纷打起精神，从挡板后面探出头来看热闹。前台小姐面不改色：“请问您找哪一位？”中年妇女茫然的愤怒顿时有了目标：“刘丽莎！你让她给我出来。”接待小姐说：“她正在开会。您有什么事可以让我转达吗？”中年妇女遂直奔主题：“她插足别人家庭，你管得了吗？”

原来是为这种事！接待小姐立刻松弛下来，话里便有了

调侃的意味：

“对不起，我管不了，也管不着。”

“那就找你们领导来。”

“哪一位领导？管生产的，管市场的，还是管销售的？”

“管人的，管刘丽莎的。”

接待小姐便用纤纤左手捏起了桌上的内线电话，再用纤纤右手在键盘上按了三下，办公室主任姚大姐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这办公室其实不大，中年妇女的话靠空气的传播就完全可以到达姚大姐的耳朵。

姚大姐对着话筒说：“她有预约吗？”

姚大姐的话也同样经由空气传到了中年妇女的耳朵里，她抛开接待小姐，直接冲姚大姐喊了起来：“我就是要给她个突然袭击。”

姚大姐依然对着话筒说：“让她到一楼大堂等莎瑞，现在是办公时间，不接待私人访客。”

中年妇女脸上现出了一抹冷笑。她二话不说，绕过接待台，径直闯了进去。接待小姐急忙说：“哎，你不能这么进去。”她伸手作势要抓中年妇女，可是并不敢真地动手。在这关键时刻，还是打扫卫生的阿姨显出了英雄本色。只见她一个箭步冲上前，十分泼辣地撞到了中年妇女身上。中年妇女一愣。阿姨便指着门外说：“有话到外面去说”。中年妇女竟乖乖地跟着她走了。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彼此交换着含义丰富的眼神。不知是谁说了一句：“都什么年代了，还来这一套？找领导告状？”这句话得到了大家的共鸣。姚大姐却又正辞严地说：“什么年代了？什么年代也有组织，也有说理的地方。”大家又转而点头附和：“是啊，是啊，还得领导出马。”

话音刚落，阿姨便无功而返：“还得你去劝劝，那个女的要打莎瑞呢。好歹让我拦在门外了。”果真需要领导出马

了，姚大姐反倒踌躇起来。姚大姐倒不怵这种事儿，可是她正要去接孩子，不愿意在此刻节外生枝。场面尴尬之际，一向精灵古怪的司机小杨出了个主意：“告诉 JK 不就得了，让他处理呗。”姚大姐恍然大悟。

大家也觉得这个主意好，到底看看那美国学出来的 MBA 有什么本事，能不能平息中国的家庭纠纷。虽然都对结局抱着好奇之心，可谁也不愿意继续观望下去了。毕竟还是自己的事要紧，有人要约会，有人要接孩子，桩桩件件刻不容缓。就这样，刚才还是非常吸引眼球的一件事，一旦被推给了林知俊，转眼间就变得没人在意了。当然，出了办公室的人，少不得在楼道里碰上那个中年妇女。碰上了，就肆无忌惮地打量几眼，打量过后便交头接耳：“不像个大款太太呀。”

只有一个人没离开办公室，那就是市场部的廖时露。

身为总经理秘书的莎瑞，这时正和林知俊一起在会议室里开会，故而无从知晓外面的风波。廖时露是莎瑞的好朋友，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替莎瑞关注这件事的走向。另一方面，她俩虽是好朋友，但廖时露却并不知道那中年妇女的丈夫是谁。于是，廖时露对这件事的关注就有了比较复杂的动机，既有责任心，又有好奇心，还有不甘心。

林知俊从会议室里走了出来。姚大姐个子矮，林知俊个子高。林知俊为了听得更清楚，便只好侧着身子歪着头。姚大姐的嘴巴一张一合，林知俊的眉头越皱越紧。终于，他抬起头，四下里看了看。他的目光落在了廖时露身上：“辛西亚，请你过来一下。”

廖时露一愣，没想到林知俊居然认识她。

廖时露的顶头上司是市场部经理江欢。按照工作程序，林知俊应该透过江欢向廖时露布置工作，廖时露则通过江欢向林知俊汇报工作。别看“金葵花”总共才三十来人，如果

严格执行这套管理程序，林知俊可以一年都不跟廖时露说一句话，更何况林知俊还是初来乍到呢。事实上，到此时为止，林知俊也的确没有跟廖时露说过一句话。

眼下，听到林知俊喊出了自己的名字，廖时露感到非常意外，同时她的心情忽然莫名其妙地开朗起来。她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小鹿一样轻盈地跑了过去。林知俊板着脸说：“辛西亚，请你用一句话回答我，这件事跟公司有关系吗？”

廖时露的心情更欢快了：瞧，姚大姐讲了那么多句，可还是什么都没讲清。轮到我来一显身手了。廖时露便一板一眼地说：“如果那位女士的丈夫与咱们的业务有关，那就不能算纯粹的私事，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当事者是谁。”

这句话可真是够长的，但不论字数多少，它仍然是“一句话”，只不过是一个分了很多层次的复句罢了。

还是姚大姐反应快：“你看，小廖脑筋多清楚，不象我，什么事都讲不明白。”廖时露的脸上立刻浮起了洋洋自得的微笑。姚大姐趁热打铁：“小廖，你快去了解了解情况。里面正在开会，影响多不好。”林知俊点点头：“那你就去看看吧，会议还没结束，莎瑞也走不开。”

廖时露对林知俊的轻描淡写有点不满。她想：他怎么不说“这件事非你不可”呢？

尽管林知俊没说“非你不可”，廖时露还是产生了责无旁贷之感。她来到楼道里，对那个中年妇女说：“我姓廖，是公司市场部的，莎瑞和总经理都在开会，您愿不愿意跟我聊聊？”中年妇女等了这么半天，也没见有一个人伸头出来，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岂有不愿意之理？廖时露就说：“那您请跟我到公司来吧”。对方便跟在廖时露身后，再次走进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刚才还是人满为患，现在却已是人去屋空。接待台前的射灯居高临下地照着一对黑色的真皮沙发。廖时露便和中年妇女坐在那对沙发上。

把她请到办公室来是一种冒险。如果她大闹起来，把会议搅了，必然会影响“金葵花”的形象。但她今天气势汹汹地来，就是把办公室当成了心目中的第一战场。如果廖时露提议：“咱们到楼下咖啡厅去聊聊吧。”她断然不会答应。

廖时露一边动脑筋，一边给她打了一杯水。对方接过杯子，就开始侃侃而谈。她说自己叫卫俊英，她的丈夫叫谢志晖。莎瑞跟谢志晖不清不白。谢志晖这个名字挺熟，好像是替公司代理广告业务的那个人。廖时露便问：“您有什么证据吗？”不想这句话倒把卫俊英问火了：“证据，证据就是谢志晖这个混蛋他不敢上来！”

原来今天下午卫俊英从谢志晖的呼机上收到了莎瑞的留言，约他晚上七点在国贸见面。谢志晖辩解说他俩要谈工作。卫俊英不信，当即拉着他来找莎瑞对质。起初谢志晖嘴很硬，但等到了国贸，他却说什么也不肯上来了，改口说：“有本事你就把刘丽莎叫下来。”

廖时露想：这就是说她没有证据啊。

廖时露于是试探着劝道：“据我所知，这位谢先生跟我们公司的很多人都有过联系，不只是刘丽莎一个人。”

卫俊英警觉起来：“你叫什么？”

廖时露微微一笑：“我不是介绍过了吗？我叫廖时露，廖仲恺的廖，时间的时，朝露的露。”

卫俊英想了想：“没听说过。”

廖时露说：“那当然，如果我给谢先生单位里打电话，您怎么可能知道呢？”

卫俊英说：“问题就在这儿。那刘丽莎为什么不在上班时间给他打电话，偏要在深更半夜呼他？”

廖时露说：“我不是具体负责广告的，刘丽莎具体负责，这您知道。我们的工作压力是相当大的，所以相应地我们也会给谢先生一些压力。他是代理商嘛。据我所知，上上个星期四晚上黄金时间，我们的广告本来应该随电视剧播出一次，可是电视台临时转播了一台为残疾人募捐的义演，我们的广告就被挤到十一点去了。莎瑞如果这时守在电视机旁监看广告的投放量，她必定要跟谢先生通电话，向他耍个说法。要不然，第二天早晨总经理也会找她要说法。您瞧，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很辛苦？没日没夜。”

卫俊英冷笑一声：“你们辛苦你们乐意。给洋鬼子打工，这不是愿打愿挨吗？”

廖时露说：“确实，您说得对。而且这洋鬼子实在是没有人情味儿。不像咱国营单位，要是家里有个纠纷什么的，还有工会、妇联帮着做主。那洋鬼子一下班就鼻孔朝天，对我们的私生活简直就是不闻不问。”

卫俊英警觉起来：“真有不要脸的事，也不闻不问？”

廖时露说：“真有？那当然得看情况了。不过，您到底有什么证据呢？”

卫俊英反问道：“要是为了公事，光明正大地在家里回个电话难道就不行吗？为什么每次接到刘丽莎的传呼，他都要鬼鬼祟祟地到外边去回电话？你说！”

廖时露无奈地说：“那我就不得而知了，那就是谢先生的问题了。”

卫俊英说：“他肯定有问题。要不然，我让他上来，他为什么不敢上来？”

廖时露说：“他既然不愿上来，我看咱们还是下去的好。这样吧，我陪您一起去。”

卫俊英说：“好，咱们走。”说完就站了起来要往门外走。

廖时露问：“要不要叫上刘丽莎一起去？”

卫俊英一瞪眼：“你还要叫她？你还想给他们见面创造机会？”

廖时露急忙挽住卫俊英的胳膊：“对不起，我实在没这个意思。”

廖时露简直不敢相信：这件事就这么结束啦？其实，卫俊英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挽回谢志晖的，她并没有下决心把关系闹僵。但廖时露却不了解卫俊英的心理。她诚惶诚恐地跟在卫俊英后面，生怕卫俊英改变主意，再杀回办公室。

出了电梯，来到大堂，卫俊英四下里张望了一阵。大堂的一侧有一个大型玻璃展柜，里面常年展出国贸中心的微缩模型。刚才，谢志晖就指着那个模型说：“我在这儿等你。”似乎他会像模型一样牢固可靠。现在却是：斯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一模型。卫俊英心神不定地走出了转门，廖时露亦步亦趋地跟着她。国贸大厦门外是一块非常狭窄的空间。写字楼、公寓等几座高层建筑挤在这一片弹丸之地上，使得置身于此的人常常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井底之蛙的自我暗示。

卫俊英忽然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悲伤地哭了起来。她掏出手绢擦了擦眼睛，回头对廖时露说：“廖小姐，你回去吧，今天耽误你的时间了。”她其实也有通情达理的一面。廖时露有点儿不好意思，于是言不由衷地说：“再等等吧，也许谢先生等的时间太长，去买包烟，或者买份报纸，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卫俊英摇了摇头：“他不会回来的，他一直在骗我。”

送走卫俊英，廖时露独自回到公司。会议室的门紧闭着。会议显然还在进行中。廖时露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愉快在她心里荡漾。为什么愉快呢？因为成功处理了一个突发事件？好像不是。这个成功不值得自豪，那

完全是蒙上的。廖时露沿着卫俊英的出现向前追忆，慢慢地，她找到了愉快的根源：林知俊喊出她名字的一刹那。她这个人，即使在她自己的心里，本来也是处于一片晦暗的雾霭之中，现在被别人叫出了自己的名字，就好像有一道光，突然打在了自己身上。

卫俊英的形象开始淡出。卫俊英只是一个引子，一个序幕。在卫俊英的衬托下，廖时露的自我，正式出场了。

第二章 给我个一夜情的理由先

廖时露觉得自己必须见上莎瑞一面，好对她有个交待。但是会议迟迟不结束，这又使廖时露有些心神不宁。她还要去赴一个约会呢！这个约会，她也从未向莎瑞透露过只言片语。

廖时露和一个叫“派”的人在网上谈了好几个月。明天，他们终于要在北戴河见面了。假如莎瑞现在从会议室里出来，那么廖时露跟她交待上几句之后，接下来就必须立即前往北京火车站。但现在，既然莎瑞还没能脱身，廖时露也就还有理由继续拖延。

见面的事已经拖了好久。最初，这是由“派”提出来的。那是8月初的一天，廖时露在上班时间收到“派”的电子邮件。“派”说他今天早晨到北京来开一个教学会议，会议一共三天，晚上住在宾馆，他希望廖时露能到宾馆一晤。

在这以前，廖时露对“派”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她知道对方是西安人，现在南开大学数学系读研究生，比自己小三岁。她还知道他是个生活极有规律的人，每天晚上在10点到11点之间上网，一分钟也不多，一分钟也不少。

廖时露也让“派”了解到不少自己的情况。她是济南人，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毕业后在几家公司干过，还曾经去美国进修过三个月。有人说在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对的。但是交往的时间